病榻夢痕錄

汪龍莊先生學治臆說佐治藥言兩書翻刻遍海內而病榻夢痕錄雙節堂庸訓獲觀者鮮或以錄係年譜訓非論治略歟竊謂臆說藥言言也夢痕錄行也著錄之旨明必顧也先生遊幕筮仕在乾隆年間里居在嘉慶初年閱今六十年當日自督撫迨州縣官幕各勤其業孜孜求治無泄涊因循之習並其時風尚儉樸皆於先生一生蹤跡因事類著讀夢痕一編輙不禁慨慕係之至若浦中丞之晚節不堅李彝之作奸必敗顯資規戒而先生之治甯遠俗易風移捷於影響吏可知實心實政不必俗敝民媮之爲慮也余撫楚之次年以所攜是

書付梓俾廣流傳且以求志達道理無二致故以庸訓
附焉香吟邵君實司校讎之役爰繹平日所論說者并
諸簡端清河月舫龔裕書

古人晚節末路不忘箴儆往往自述生平藉以考鏡得失亦行百里者半九十意也余少孤露承先人遺訓凜凜惴隕隧佐治入官數十年閱境過戎險風景變遷情動於事過輒忘之奉職無狀邀衙

聖恩不加重譴歸卧故廬省諐補過他山之錯畏我友朋多聚既往以勗將來去冬嬰末疾轉更沈劇自分必死恐無以見　先人地下循省舊事不已於懷惘之所忘今迺歷歷在心目矣會憑夢中案寘事益信一言一行如有臨鑒入春以來病體稍間

口授培壕兩兒依年撮記至今夏而止六月坊兒試禮部遵命其重加排比析爲二卷題曰病榻夢痕錄東坡詩云事如春夢了無痕余不敢視事如夢故不免於痕雖然夢虛也痕實也實則誠誠則毋自欺硜硜之守實即在此書其端以告子孫俾知涉世之難保身之不易也歸廬主人煇祖識昔

嘉慶元年七月一日

歸廬佬儒小像

咄咄此翁夾石爲士岳孫幾見
短同歐視讀幾策書頭杲家史
壯媿纔驅老委祿仕於秘府親
家惟知止自年歸林嘗圖觀趾
於今七十燕間知此受假數年
食泉天乞

歸廬佬叟自題

病榻夢痕錄

卷上

雍正八年庚戌十二月十四日寅時余生於大義郡中巷尙友堂之東寢汪氏自大倫公始由鄞遷蕭山傳十六世爲　曾大父季夏公諱必正　曾大母沈孺人生子三　先大父贈文林郎朝宗公諱之瀚季子也　先大母贈孺人郎　曾大母姪生二子長爲　先考原任河南衞輝府淇縣典史贈文林郎晉贈奉直大夫南有公諱楷輝祖遡遷蕭祖爲十九世孫時　奉直公以謁選入都　先嫡母

方太宜人宿疾未瘳　先生母徐太宜人免身四
日即起治爨汲因得脾泄病至老不瘉爲　輝祖終
身罔極之痛　同里王宗炎塡諱

九年辛亥二歲　奉直公留京都先是　奉直公與山
陰王坦人先生宗閔交最摯庚戌六月王宜人生
即有婚姻之約及余之生遂訂姻焉無媒妁也

十年壬子三歲　奉直公選河南衛輝府淇縣典史之
官

十一年癸丑四歲

十二年甲寅五歲就外傅五月二十九日　先嫡母方

太安人卒　徐太安人嘗語輝祖汝生時吾方年少晝勞苦主母恐吾倦寐失汝乳哺夕抱汝寢汝啼付吾乳乳訖復抱去易襁褓燥溼必身親以爲常氣垂盡尙執汝手屬汝兩姊好好照看憐汝如此汝當時時記念輝祖年四五十與兩姊言感母慈恤猶相向泣下也十一月　先大父爲　奉直公聘繼室　王太安人

十三年乙卯六歲　王太安人偕　徐太安人挈輝祖之淇縣延家靜山師崇智至署課學

乾隆元年丙辰七歲　先大父至淇署命余曰輝祖輝

祖之生也　先大父年已五十有九甫抱孫甚喜咳名曰垃圾取其賤且多而有資於農也五歲就傅更名曰熬至是見余能解字義可讀書爲定今名余見酒輒喜飲一日署中讌客有火酒盜飲醉死浸髮水中越夕乃甦自是杯勺不能入口

二年丁巳八歲讀書官署有兩陶器俱墮地薄者毀焉奉直公舉完者而示　烈祖　曰能厚如此則均完矣因言做人須厚如緞可耐幾年過即爲紙亦須爲繭紙尚可剝幾層若爲竹紙則一觸便破矣

三年戊午九歲讀書官署

四年己未十歲正月　奉直公以　先大父年老家有弟例不得終養引疾去官三月發淇縣取道濟寧　王太宜人方娠身同　徐太宜人坐獨輪遂車甚苦以貧不能雇大車也五月抵家弟榮祖生七月殤　先大父寶愛輝祖甚每觀劇必令隨侍歸則問所演劇姓名賢否能對則喜一日觀演繡襦記　先大父曰鄭元和賴得中狀元可以做人輝祖對曰雖中狀元畢竟不成人　先大父嘗舉以告親黨曰此兒竟識得做人輝祖至今識之不敢忘一日有隣生歲試劣等衆斥其名輝祖亦笑之

先大父怒扑（諱祖）曰是秀才纔有等汝尚無等
安可輕薄笑人（諱祖）跪謝則又曰吾望汝他日做
秀才著藍衫拜吾墓下耳十月仲姊歸孫氏余潛
出登舟觀綵輿失足墜水沒入舟底逾時獲救
先大父痛撻之十一月二十日 先大父卒是歲
仍從靜山師學
五年庚申十一歲元日放蹴鞠戲 奉直公訶止之授
陳檢討四六一冊令每日讀半篇不得下樓（諱祖）
後佐幕以駢體文受知當事本於是也是年延邑
生鄭又亭師（嘉謨）主塾令（諱祖）受業初 奉直公

以買起家置田百餘畝援例入官先叔父里居爲
博徒所蠱斥賣殆盡　奉直公旣歸或謂訟必直
田可復也　奉直公不忍辱叔父至是資用日絀
經理　先大父墳墓畢之廣東謀生八月十五日
夕紆道過會稽外家　輝祖從初放舟密雨如絲　輝
祖枕　奉直公左股卧行二十餘里撫　輝祖起推
蓬四望顧謂　輝祖曰兒知吾此行何爲者　輝祖未
有以應也　奉直公曰垂老依人非吾願也幸老
親尚健不及此時圖生理兒將無以爲活　輝祖泣
奉直公亦泣瀏漓不自勝强爲　輝祖收淚襆舉

經書令輝祖背誦因問曰兒以讀書何所求輝祖對曰求做官　奉直公曰兒誤矣此亦讀書中一事非可求者求做官未必能做人求做人卽不做官不失爲好人逢運氣當做官必且做好官必不受百姓詬罵不貽毒子孫兒識之後又襍舉論語學而孝弟數章講說之夜分乃寢至會稽又手授綱鑑正史約一冊曰日後長成當熟此遣輝祖歸家遂行蓋自此不復奉庭訓矣

六年辛酉十二歲從鄭又亭師學　奉直公於前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卒於南海旅邸四月喪歸　兩太

宜人勵節食貧紡績餘功兼糊楮鏹自給晝夜不
少休息常泣而訓 輝祖 曰兒不學必無以爲人汝
父無後吾二人生不如死督 輝祖 愈嚴
七年壬戌十三歲從鄭又亭師學時門緒中衰近族多
不自立諸博徒復誘之皆撓 兩母從官有私蓄
日夜慫恿叔父向 兩母索錢不得錢則撻 輝祖
兩母百方貸錢應之甚至從 徐太宜人手篡
輝祖 去多有勸徙居以避者 兩母以宗祊在堅
不聽往往炊烟不繼至衣單禦冬奉 先大母及
育 輝祖 則衣食無少缺也

八年癸亥十四歲從鄭又亭師學同學四人遇 輝祖 獨
殿每作一藝必令三四易稾自晝達昏不使須刻
暇 輝祖 甚苦私屬姊壻孫惠疇 世琛 問之師曰此
子必可成就惜不肎潛心吾鞭辟近裏或可望其
向學縱之則終身誤矣 輝祖 一生感師言入肺腑
也以 兩太宜人力不能具脩脯歲終師他就館
九年甲子十五歲族叔奐若先生家延上虞徐冠周師
冕 主塾 輝祖 附學焉朝暮往來 徐太宜人親爨
護之師年將七十子幼視 輝祖 則念已子故教 輝
祖 極摯爲制字曰煥曾嘗勖 輝祖 曰若不勉學不

能成立若毋無出頭日矣蓋知妣祖之有家難也妣祖家與塾隔河每出塾師必目送妣祖過橋乃入至今念之猶常泣然鄭師閱文最嚴師以鼓勵爲事獎許甚至故是年行文調暢蓋非鄭師無以立學之基非師無以長學之趣二師之教如此所謂相得益彰者乎是歲外舅王坦人先生官淮安山陽縣典史或傳余從叔父博篸無行有獻諛者謂無媒聘可悔家人幾惑其說矣王空人聞之日夜泣母氏以告外舅憐之時余方學爲詩卽事云事有難平處心無不用時題牡丹圖云圖成莫詡

開不早開時便得稱花王長短句云腸似黃河迴九折一折一番愁河流無盡頭愁到幾時休里人傳至山陽外舅見曰此子能處憂患雖辛苦終當有成浮言漸息

十年乙丑十六歲徐師以疾去 禰祖 力不能更從他師依 兩母起臥小樓 兩母督之學不敢跬步出門外也檢先人遺篋得太上感應篇註覺讀之凜凜自此晨起必虔誦一過終身不敢放縱實得力於此

十一年丙寅十七歲依 兩母學縣試童子 禰祖 請往

兩母謂　輝祖學未成且家貧未之許也屢請

兩母曰若自揣可進學乎　輝祖自謝其技輒應曰

可　兩母曰既可進學豈有不令汝去者六月至

縣見試人多著紗單衫心羨之或賄錢許製衣輒

代作文比案發族中十八人皆招覆　輝祖獨不與

兩母不悅既知　輝祖受錢則大怒曰兒無志氣

爲利不惜名尋朴而遣歸錢　輝祖痛自悔晝夜學

八月府試十八人者皆不招　輝祖終試九月督學

江甯陳秋崖師其凝試第六名入縣學首題盍徹乎曰二次

題三里之城兩節覆試題鄒與魯鬨從山陰茅刊鹿師詒孫論文

十二年丁卯十八歲王氏母舅延課諸子凡七人館脩十二緡以三緡餽山陰張百斯師嗣益從論文焉應鄉試第一場有同號生呼求換卷提調鹽驛道趙公侗斆見其七藝俱完而卷前後各書一好字如杯大問之生曰某卷完熟睡夢人伸手大廉曰汝今科必中令於手心手背各書一好字不料俱在卷上也趙公曰好字於文爲女子汝自問平日有辠過否生再三哀籲換卷另書貌若甚恐場中有鬼神可不懼歟浙江額中舉人一百四名是科始減十名榜發不售

十三年戊辰十九歲二月外舅以諱祖不能專學招至
官中從山陽孝廉許虛舟師延秀游至十一月歸
有邀觀社劇者余謝不往　徐太宜人曰今日戲
場喧嚷吾都無所恐往時汝去吾聞嘈襍聲卽膽
碎慮汝挨擠也余聞之悚然汗下從此不敢入戲
場是歲叔父挈眷他徙　大母欲偕行　兩母泣
留而止
十四年己巳二十歲仍館王氏舅家從張百斯師論文
十一月王宜人來歸
十五年庚午二十一歲山陰馮思詠師館安昌沈氏諱

祖從游焉五月朔觴晦發頭眩病仆跌後圃池步
腰以下皆沒水黃昏館僮覓獲救起尚未甦也甦
而病遂歸八月應試不售
十六年辛未二十二歲族伯表山先生鑼延課子弟是
歲訂交先生子壻山陰徐頤亭夢齡頤亭上舍生篤學工醫術後以醫歿於塞外作應舉文寄山陰楊魯蕃師際昌誨定
十七年壬申二十三歲二月應
恩科鄉試不售是科三場策問小學余素未究心仁和
嚴古緣果淹雅貫通爲余歷歷言之始得完卷自
此訂交并交其弟鐵橋誠古緣爲人愨信有學行屢過其家慶雲橋孝

雖和數十年如一日鐵橋尤工藝事中乙酉舉人古綠中庚寅舉人外舅署松江金
山令三月十五日赴金山自此入幕矣然余頗不
欲以幕爲業掌書記外讀書如故月脩三金而已
十八年癸酉二十四歲館金山三月長女生五月外舅
署常州武進令偕之武進七月歸應鄉試　大母
已病闈後　輝祖　疾作外舅以館事招不得不行又
不忍別　大母行　大母聞之呼　輝祖　曰兒行幾
時還對曰得中約九月二十二三日可還不中當
至臘底　大母曰兒必中然尚早我不及待兒亦
不及待我兒行毋念我　王太宜人泣曰兒今且

病柰何　大母曰毋慮兒有後福多壽多兒孫先是　徐太宜人不得於叔母因漸失　大母歡心輝祖又不能往往爲　徐太宜人累比　大母篤老叔母棄去不顧　徐太宜人奉事惟謹並教輝祖曲體　大母意　大母安焉至是呼　徐太宜人至榻前曰若善事我願若子孫皆如　輝祖子孫娶婦皆如若也余遂行十月初二日　大母卒時輝祖未歸祔身祔榑皆　兩母主之後　輝祖十五年舉於鄉又七年成進士今年六十餘回思　大母言若前知者

十九年甲戌二十五歲四月外舅丁內艱在武進候代
爲余揚州鹽商程氏主管文翰歲可得脩一百六
十金余欣然應之既聞商人俗甚有坐榻非倚炕
桌南面答皆侍坐白事余度不能耐告外舅辭之
不二月常州知府海陽胡偶韓先生文伯招掌書
記以外舅故屬吏無關聘歲脩二十四金余就之
聞者俱以爲怪余曰脩雖少太守當賓禮我也外
舅頗以余爲傲然甚韙余言
二十年乙亥二十六歲二月館常州公事暇從同事諸
暨駱炳文先生彪究心刑名之學九月胡公陞江

蘇督樾道子舜爲公曰吾遂不能久屈子乎留益堅許每月增脩八金盍一歲不啻倍蓰矣遂同之常熟胡公端人也禮余在諸賓之上每遇大事必招與議所持論多見採納嘗語諸子曰汪君必不久於人下異日　國家有用材也兒輩當師事之公嘗言能思則事成思之爲字田在心上田中一十字四面俱到缺一面則心有未至故公慮事最密時號三世佛謂過去現在未來無所不用其思也待余極瑣碎語人曰汪君明爽吾欲以細緻成之耳余佐幕數十年得免粗疎之咎皆公之教也

凡代譔文字類用駢體一日譔陝藩唐莪邨先生綏祖祭章序其巡撫湖北時被劾起用胡公弗慊也踰月陽湖楊編修述曾自揚州還言祭章八十餘無過常州者公以語余喜見顏色後有所作無不稱指嗟乎士當未遇豈不重賴先輩齒牙餘論哉時禁私鑄小錢舊傳寛永通寳撫軍行查年號來歷會有贈胡公曝書亭集者余鐙下偶檢閲其跋吾妻鏡云吾妻鏡亦名東鑑前有慶長十年序後有寛永三年國人林道春後序東鑑爲日本國書寛永三年者明天啟四年也遂白公據申開卷

之有益如此自此辦務稍閒即從公假書記誦不

敢自暇逸矣是年歸第四妹於山陰沈有高仁拔

紹興秋收大歉次年春夏之交米價斗三百錢丐

殍載道

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七歲胡公督運臨清余以病不能

遠行就無錫縣魏公廷夔館鄞秦君治刑名秦君

專法家熟律令縣民浦四童養妻王氏與四叔經

私事發秦依服制擬軍余曰童養也可以凡論秦

不可魏公屬余主稾余以凡上常州府引服制駁

余議曰服制由夫而推王氏童養未婚夫婦之名

未定不能旁推夫叔也臬司以王氏呼浦四之父為翁翁之弟是爲叔翁又駁余議曰翁者對婦之稱王氏尚未爲婦則浦四之父亦未爲翁其呼以翁者沿鄉俗分尊年長之通稱乃翁媪之翁非翁姑之翁也撫軍因王氏爲四妻而童養於浦姒以凡論則於四無所聯屬議曰童養之妻虛名也王習呼四爲兄四呼爲妹稱以兄妹則不得科以夫婦四不得爲夫則四叔不得爲叔翁撫軍以名分有關又駁議曰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王未廟見婦尚未成且記曰

附從輕言附人之皋以輕為比書示皋疑惟輕婦而童養疑於近婦如以已入門與凡有間比凡猶重則可科以服制與從輕之義未符況設有重於姦者亦與成婚等論則出入大矣請從重擬號三個月王歸母族而令繼為四別娶似非輕縱遂蒙批允余名頗為撫軍所知撫軍者番禺莊滋圃先生有恭也五月魏公丁內艱余歸應鄉試是科舉人廣額十名九月下第胡公復以柬招之常熟仍司書記十一月胡公同錢穀友朱君赴淮安謁總漕余偕行舟次胡公與朱持論多齟齬將至

淮安余詢其故因江淮衛漕船多滿十年糧道已發價改造其間有停運三次二次者戶部以未滿十運駁取擅動庫項職名朱援例項詳總漕不准是以主賓迕朱檢例案付余披覽曰吾遵例夫何尤余曰君援十年之例而部以十運為計剏也非破其十運不可胡公大喜曰是說今始聞之朱曰吾力竭請以累子余辭不獲遂為之議曰裁留漕船以裕民食破格之

恩前所希有是以向來止計十年而不扣足運但船隻一項利於行駛不利停泊蓋一經停運久泊河干

上之日驟雨淋猶有苫蓋銀兩時爲檢點至船底
版片泥膠苦結日漸朽損若因船身無恙勉强起
運重載米石遠涉江黃設有疎虞所關匪細故不
敢因愼重錢糧致悮
天庾正供既滿十年不得不造朱覽之曰吾實念不到
此胡公遂錄稟呈總漕蘊公 著 大爲許可令速歸
請撫軍會行萬一部駁可奏免也後呈稟撫軍莊
滋圃先生曰理足詞達必可不致部駁又曰此稟
另一手筆得毋易友乎胡公以余名對先生曰前
在無錫辦浦姓案甚有膽識將來條議當令此君

爲之余自此更爲胡公契重遂留常熟兼司條議
事次年
聖駕南巡胡公派理船隻并前營差務十月余同赴淸
江浦余自出游歲終必歸省是歲即於途次度歲
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佐幕者義分亦然
二十二年丁丑二十八歲留胡公幕四月差竣偕至江
甯辦報銷寓秦淮河房得以略游金陵名勝七月
回常熟又同胡公赴海州督捕蝗蝻兩旬餘又至
安東同署十二月初同至常州查漕蘇州白糧幇
千總姚 赳濬 忤胡公意立欲劾叅余以口過不可

議相左初五日辭歸

二十三年戊寅二十九歲正月初八日胡公遣戚持札到家代爲謝皋再三堅請復同至常熟常熟有虞山虞仲言子之墓在焉虞墓上言墓下虞之子姓爲仲氏每展墓必經言之墓道言以爲越界歲必競由縣而府而司而巡撫訟十餘年未結撫軍委胡公查議仲以言墓在虞墓禁地之内謂言氏占其墓道言氏之譜牒則界址於漢時各不相下道左十餘丈有荆榛僻徑言欲仲另闢行路而仲不願也故斷斯獄者卒無成議余以爲非可例定也

乃爲之議曰塋前禁地之說起於後世仲說不足爲憑言譜塋道起於漢時亦荒遠無稽虞先言後相距數百年虞以讓國而逃必不愛此區區之地言爲道南文學禮讓爲先必不忍與先賢爭路兩姓互持皆非祖宗本意若舍正途而另闢荆榛不惟不便亦屬非禮應令仲氏每年展祭俱由言氏塋道而上塋道之外不得樵採庶慰幽魄而杜囂風案遂定胡公欲留余度歲至十二月二十六日猶未許歸余題詩於壁如歸豈復歎他鄉爆竹聲中歲欲央八口自憐窮骨肉一年幾得好時光般勤醴酒開東閣寂寞斑衣負北堂祀得臨分會有約椒盤鞠䐴捧霞觴侵

曉胡公見之曰吾過矣卽具快船飛送於除夕到家是年閏靜山師卒於京師屬族兄鳳琳綬歸其喪歸節三妹於同邑陳景聲之子初自號曰龍莊以家居鎭龍莊也

二十四年己卯三十歲正月以媵婢楊氏爲妾赴胡公幕三月昌邑孫景溪師爾周自山東至署胡公屬余錄文字就正余錄窗課三十篇面呈閱一月師不置一詞心疑之而不敢請也以告胡公次早余未起師衣冠來謝曰子文久閱矣頗不愜於心子才可以入彀而文不合格妄爲譽則不安直言之

又恐見皐當俟別時奉繳故不動筆昨胡公謂我
嫺且言子兩節母苦教志在科名月來見子執禮
甚恭虛心可敬當以吾意爲子評之毋訝也是日
即將文一一評改有從破題抹起者有遂句抹者
有隔句抹者三十篇中得連圈者三句耳余讀之
汗流浹背多不能解則執卷求教師一一申言其
故眞聞所未聞遂執弟子禮每日官事畢即赴師
請題次早呈卷如此者兩月餘漸爲師許可七月
余歸應鄉試師亦反山左同至蘇州過余舟握手
言曰子技成矣然得失不可知吾此行服闋謁選

萬一南來子尙佐幕當虛席以待余謹對曰二母多病不能遠離若吾師官在千里左右必當應命各揮淚而別是科二場刪表判以第一場經文四篇改入二場增論一篇二場增五言八韻排律一首八月初八日入闈後大雨水溢及坐版闈中狼狽幾不完卷甚負吾師教誨十二日二場卽病不能飲食勉完三場悤悤還里遂病甚不能興轉側需人日惟啖生栗數枚垂絕者屢矣明器已具醫師莫名其病自信不起九月初八日夜　王太宜人夢中堂有南面坐者數人東西侍者甚衆吾祖

吾父皆右隅侍南面者語嘈嘈不可辨惟東面立者頎而癯煖帽微鬚向上揖曰該爾垃圾有數人哭而出吾祖吾父向上拜跪若有喜色晨起吾母爲余言之曰此有先人呵護當無害也是日亭午徐頤亭來省爲余診脈告吾母曰舅無他病因闔中水氣直達上焦所以飲食不通體經故不能運動用人蔘桂附重劑治之一飲即睡醒下水數升即能轉身又一劑即能起坐不數日而瘳十月初一日赴館先是 曾大父以下同堂伯叔三人從昆弟九人多強壯而余最孱弱善病 兩母常憂

無年自十月至次年二月伯叔昆弟先後殂謝惟存叔父一家客游而余則自此康强不復再病殆兩母節孝之苦足以蔭芘後人所謂該酉泣圾者實邀先靈之呵護矣素有積負重以危疾稱貸勢不能支胡公久交又不可以計脩歲終遂堅辭胡公受長洲鄭君毓賢聘與山陰婁上舍培安基分治刑名是年交同邑於體乾士宏體乾篤行力學以孝友著聞後中丙午科舉人

二十五年庚辰三十一歲館長洲縣婦周張氏富家也年十九而孀遺腹子繼郎十八歲將以八月授室

七月病殤族以繼郞未娶欲爲張之夫繼子而張欲爲繼郞立嗣輾轉訐訟前令皆批房族公議歷十八年未結二月鄭君受辭張氏謂繼郞物故後苦百倍於撫孤未亡人數瀕於死死何足惜但繼事未定死不瞑目今年已望六死期日近恐旦夕死而夫與子鬼餒其語甚哀余弔查全卷厚逾數尺族繼張辭張繼族控批歸房族官無成見乾隆十九年張指一人可以立孫而房族謂其甫離襁褓未必成人後又另議終至宕延余因擬批張撫遺腹繼郞至於垂婚而死其傷心追痛必倍尋常

如不為立嗣則繼郎終絕十八年撫育苦衷竟歸烏有欲為立嗣實近人情族謂繼郎未娶嗣子無母天下無無母之兒此語未見經典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禮有明文殤果無繼誰為之後律所未備可通於禮與其絕殤而傷慈母之心何如繼殤以全貞婦之志乾隆十九年張氏欲繼之孫現在則年已十六昭穆相當即可定議何必彼此互爭紛緐案牘同事諸友皆以為事關富室舍律引禮事近好奇況以累批房族之案官獨臆斷必滋物議鄭君見批大詫再三屬改余曰批房族不難他

為民父母而令節婦抱憾以終不可余爲主人代筆令主人造孽心不安吾不顧其爲富爲貧論事理耳批不可易請易友遂辭鄭君鄭君勉用余批不慊也張所欲繼者果已成立因立繼書遵依完案後有不肖族人反覆翻告皆不准理至五月初五日午讌撫軍手朱單飭縣封送是案全卷座客震動余曰吾無私天可見況上官乎閱四日鄭君謁撫軍歸述撫軍言盛贊此批得體始知有生員上控批發蘇州府親提重責詿劣鄭君以上官許其能大悅撫軍桂林陳榕門先生宏謀事皆親辦

凡上控之案皆不批查先以朱單弔卷或有未愜則飛官而兼訓幕故一時吏治無不肅然此其一也時有蕭興李翳者蠱余以利并導余以納賂之術余懼鼻不敢應至七月余歸應鄉試代余者劉某誤爲所惑比余九月至館甫三日而事敗奉撫軍訪究二人倉皇竄逸余私自幸益勵安貧之志

竊盜計贓每米一石例照部價作銀一兩時米價日增撫軍意在懲賊飭照時價估贓竊米七八十石俱入滿貫余以治賊不嫌過嚴而計贓終須課實事主類多惡賊不免浮開斛隻既大小難齊米

色復高下不一憑一紙贓罪遽擬繯首恐日久弊生不無冤抑爲鄭君通稟請仍照部價估報撫軍行臬司議准通行後數年余館平湖援例具稟奉浙江臬司批駁是以江浙連疆而竊米定罪輕重懸殊不知近日作何辦法也十月胡公署臬司篆招余相佐適崇明有盜右手廢而以左手開棺縣讞依律議軍收贖余意左手既能爲盜自未便照廢疾減罪常廢疾收贖法外之仁又不忍遽以私意剏改成例且安知非以此人律得收贖因而坐以爲首遂托故告辭後果奉部駁不准收贖余雖

見及之而不敢毅然請也十月十七日西席江都諸生吳山濤桂過齋夜話嫌筆不中用余適有兼毫次晨持以贈吳因留閱館課少閒余所居齋屋傾頹琳几皆爲齏粉友人環視謂余被壓而余方自吳館回交相慶也先是四月孫師餉發浙江過吳門約余相佐鄉試同考官李師成梁聞鴈未售至是遂并辭長洲歸里是年楊氏生次女

二十六年辛巳三十二歲孫師補浙江秀水縣余遂入幕二月初三日到館縣民許天若正月初五日黃昏醉歸過鄰婦蔣虞氏家手拍鈔袋口稱有錢可

以活飲虞氏詈罵而散次日虞氏控准未審至二
月初一日虞氏赴縣呈催歸途與天若相値天若
訴其無恥還家後復相口角初二夜虞氏投繯自
盡孫師受篆即赴相驗時松江張北逢與余分里
辦事虞居張友所分里内張以案須内結令將天
若收禁通報余以爲死非羞忿可以外結張大以
爲不然孫師屬余代辦余擬杖枷通詳撫軍飭將
天若收禁并先咨例議詳余爲之議曰但經調戲
本婦羞忿自盡例應擬絞本無調姦之心不過出
語褻狎本婦一聞穢語即便輕生例應擬流夫羞

忿之心歷時漸解故曰但經曰即便是捐軀之時即在調戲褻語之日也今虞氏捐生距天若聲稱沽飲已閱二十八日果係羞忿不應延隔許時且自正月初六日以至二月初一日比隣相安幾忘前語其致死之因則以虞氏催審天若又向辱罵是死於氣憤非死於羞忿也擬以杖枷似非輕縱府司照轉撫軍又駁因照流軍例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此事至丙辰正月病中發虞氏指名告理臬司謂余不差是知許天若雖非應抵而虞氏不得請旌正氣未消在冥中亦似懸爲疑案也治刑

名者柰何不慎四月孫師保舉堪勝知府赴部引
見留余家居相待九月初三日孫師回任余亦至館獲
交師子西林含中西林癸酉舉人是歲會試中式癸未殿試館選爲人無疾言遽色公明正直體用兼該歷官浙江布政使卒於位是年十二月大寒官河
皆凍小河冰堅至十餘日始解舟中人有凍斃者
紹興亦然有廣文某倈滿求保舉余曰此君太熱
恐難信其終身孫師曰人材止可節取必事事過
慮大憲何以保我耶眞藹然長者之言
二十七年壬午三十三歲館秀水三月十七日 先生
母徐太宜人卒先是余每省試吾母謂家世素無

科目且既以游幕為養學而荒幕則造學佐幕復
學則精力不繼已卯大病後復再三諄屬戒勿應
試至是十四日急足至館歸家吾母已病劇十七
日早忽曰萬一不能至九月則誤汝試事乃知吾
母望捷甚殷向者特慈之至耳始立志作舉業文
字不敢懈初 曾大父有公園在舍北兩伯祖伯
祖母皆殯焉 先考 先妣亦殯於其右余年十
五歲時從伯叔鬻於同族余懼先人不安故別租
芋園殯 徐太宜人而禱於兩伯祖曰俟考妣合
竈當求地以葬伯祖諸匶四月十九日長子 繼坊

生縣有貢生陶世侃以巨富聞其父惠先以長房獨子出繼叔父生世侃兄弟五人而長子故絕例得以次子之子瑋爲後世侃行第三謀以己子後其伯兄乘父故僞托遺命令瑋父歸嗣本生祖次房者謂以孫禰祖例難歸繼祖三房者謂本生有子而無後於情不順歸繼之說未爲不可訟至司院錢文端公陳羣諸宮詹錦及搢紳先生聚議此事紛紛不決時孫師已陞河南開封府同知撫軍莊公以案關富室飭縣定議後仰事余亦無能折衷長夜求索忽憶禮經殤與無後者祔食於祖之

文爰佐孫師持議謂禰祖之說必不可行陶惠先
出繼叔後斷難以已之次子歸繼本宗有子而絕
情有難安請以其主祔食於伊父愛泉支下聽惠
先子孫奉祀遺命之眞僞可無置議大爲莊公所
賞詢知余紹曰此君余在江南久知之眞有學識
招余相見一時虛譽頓起錢塘嘉興海鹽平湖爭
致關聘聞劉君國燧賢遂就平湖八月孫師解任
卽至平湖十月乍浦巡司獲徐姓等九人在家拜
佛起經卷一篋稟爲拏獲邪教余檢其篋內有無
爲教經一帙蟲蝕零碎後有萬歷十七年歷城并

姜王氏字斷續不完餘皆金剛楞嚴觀音阿彌陀心經之類余曰雖無爲係邪教名然經已歷久殘蝕徐妵等恐非教黨劉君親赴各家檢搜並無違禁器物余曰謂歸教者皆長齋以猪羊肉試之果教當不肎啖當堂給食無不啖者訊經由來則并諸經皆鬻自乞食游僧之手遂照私家拜斗例分別責處焚無爲經而金剛經等發德藏寺供奉後族子在心商於乍浦歸語余曰彼有民家於圃內書室中奉叔生像謂嘗日誤犯巨案賴叔保全所以報也余不知何事或者其卽此案中人乎是年

新例命案初報咨部起限幕友辦理初詳每多草率獲案承招往往棘手余爲劉君稟撫臬二憲凡初報時即摘敘供情擬定罪名加稟附申奉批准通行大有匡正然幕友不以爲便也後例停稟亦漸止如永爲成規於獄情幕學必多裨益矣

二十八年癸未三十四歲館平湖先是孝豐縣民蔣氏行舟被刦通詳緝捕封篆後余旋里度歲有回籍逃軍曰盛大者以糾匪搶奪被獲訊爲刦案正盜劉君逗余至館檢閱草供凡起意糾夥上盜傷主刦贓俵分各條無不畢具居然盜也且已起有盜

布綿被經事主認確矣當晚屬劉君覆勘余從堂後聽之一一輸供無懼色頹供出犯口熟滑如背誦書且首夥八人無一語參差者竊疑之矣晚復屬劉君故爲增減案情隔別研鞫則或認或不認八人者各各歧異至有號呼怨枉者遂止不訊而令縣書依事主所認布被顏色新舊借購二十餘條余私爲記別襍以事主原認之被劉君當堂再給覆認竟懵無辨識於是各犯僉不招承細詰其故葢盛大到官之初自意逃軍犯搶更無生理故訊及劫案信口誣服而其徒皆附和之實則被爲

已物裁製者有人即其本案擧亦不至於死也遂
脫之越二年劉君保擧知府引
見而此案正盜由元和發覺傳主認贓劉君回任赴蘇
會審定案初余欲脫盛大時闔署譁然謂余枉法
曲縱余聞之辭劉君劉君弗聽余曰必余罷止者
非脫盛大不可且失贓甚多而以一疑似之被駢
戮數人非惟吾不忍以子孫易一館爲君計亦恐
有他日累也然短余者猶竊竊然私議不止幸劉
君不爲動至獲正犯劉君謂余曰曩力脫盛大君
何神耶余曰君不當抵擧吾不當絕嗣耳余自此

益不敢以草供爲信犯應徒臯以上無不親聽鞫
問又氏婦俞張氏縱女犯姦揹覺殴其妻張氏扯
勸被揹殴折一齒案律應徒余以爲婦人犯姦臯
應離與母縱女姦即與揹義絶應同凡論奉司府
再駁擬杖一百枷號一月完結是年爲　兩毋具
呈請　旌雙節十二月奉巡撫彙題
二十九年甲申三十五歲偕平泖是年十二月奉禮部
具題　兩毋　旌表雙節奉
旨依議
三十年乙酉三十六歲正月奉禮部咨　旌　兩毋雙

節建坊如例錄事實乞言藝林二月館平湖嘉興
知府金匱鄒公應元雅重余嘗語劉君君幕汪某
所辦案必為犯人留餘地議論純正當有後祿時
幕中人無不排擠余者余復不能和通勢孤立幸
劉君信任獨深得鄒公言人情稍定五月鄒公巡
視乍浦至署下交六月乍浦同知陳廣盛會同乍
浦營參將湯雲龍獲漁匪楊極輾轉株連獲盜三
十餘人以寄贓買贓諸名牽致者又不下四十人
錄盜供上中仍檄劉君勘詳庭鞫則各犯皆受搒
掠徧身血痂墳起膝踝潰爛鞫反覆惟閩人林好

會搶奪人財物其十六人或竊魚或竊網餘人皆畏刑誣服非刼且非竊也劉君不敢附會陳丞止報搶奪一人竊賊十六人繫獄待覆勘而盡釋餘人余削牘竟晉省鄉試比試竣至館則叅將以調考謁總督於福建侈張其事總督下檄詰劉君劉君持初說甚力大與丞等忤或以故出讒余余辭劉君劉君不可未幾叅將病疽死丞丁父憂去先是撫軍熊公學鵬欲據丞申入告臬司李公治邇謂丞不足信應如縣申勘結至是總督楊公廷璋竟具丞叅將獲洋匪狀上

聞奉
旨命浙江江蘇兩巡撫會讞臬司提囚至杭州屬鄒公親鞫囚供如縣申惟惡豁沈氏一案與事主報辭異鄒公疑爲劫劉君力言未允余爲鄒公言內河寬五六丈者纔數船東岸遇風纜斷而飄西岸則數船必不能連檣如東岸無尺寸後先況黃盤爲外洋無津涯今事主之辭以爲三船同漁一處被風飄至黃盤又同泊爲三盜船同時强劫當無是理鄒公爽然改容詰事主則兄弟三人始雖同漁旣遇風飄失各不相顧林奶等十五人各竊各船

初非同謀亦非同行案遂定讞兩撫軍謂洋匪寇

重刦雖搶奪亦當援强盜律治之幕中賓皆托故

去兩撫軍專令鄒公承辦鄒公聽余定爰書盡四

晝夜草凡十數易擬林好敍餘十六人及續獲七

八流徒杖笞各有差辜致者一無與焉

命下部議報可是役也自縣稾至兩撫軍會奏皆余持

議刦稾鄒公初不知余過蒙相賞殆爲是案作緣

也微鄒公吾其能行吾志哉是年桐鄉沈青齋啓

震館西席訂交焉青齋爲人豁達通徹事理重交游氣誼庚辰舉人後由己丑科中書官山東運河道署總河引疾歸十月娶楊氏生次男繼墉

三十一年丙戌三十七歲館平湖平湖多富室爭繼之
訟日繁房族不免左右袒官吏因之上下手余素
薄之遇有控爭之案與劉君約置訟者勿論而飭
房族公查無子之人是否必須應繼同父有無昭
穆相當繪圖稟核其人如在或有妻則聽其自主
夫婦俱亡則援無後祔食於祖之禮令祔產以祭
不准立繼行之數年囂風稍息有安球者狡人也
珊其緦服叔鳳千死而無子自言序當承繼據房
族詞鳳千之兄有子一人例難出繼鳳千生時與
兄並未分產故後妻亡女嫁約其餘貲有田二百

七十畝當爲之後余批以遺產一百畝分給嫁女以二十畝營葬一百五十畝爲祭產祔父承祭不必球爲過問球控府鄒公以鳳于既有遺產自應置後球果應繼卽非妄告如因其首先控爭卽予擯斥而女撥多貲魂惟祔食殊非繼絕之道矯枉過正未昭平允飭令查繹例義定繼擬詳余爲之議曰例載無子者許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緦麻如俱無方許擇立遠房夫曰許令承繼許之云者未嘗勒令必繼也又云繼子不得於所後之親聽其告官別立其

擇立賢能及所親愛者若於昭穆倫序不失不許宗族指以次序告爭夫曰聽其別立聽其擇立聽之云者惟其自主也細繹例義或繼或否皆由無子者主之若本人未經立繼因無容旁人干預夫承繼以承祧爲重非承産也生奉養死服喪謂之承祧必繼子與所後之親恩義相維今殳鳳于夫婦生前並未立繼而於物故之後以爭繼者繼之死者不知繼子之爲何人繼子惟貪死者之有遺産恩既無與義不相關是非承祧而承産也天屬之親莫過父子謂他人父本非幸事特爲所後之

親擇立及爲房族序推以義制恩情非得已故爲人後者必有其所生父命之傳曰已孤則不爲人後葢所生已歿無所受命也今爰球父故多年旣非屬于之所擇又非房族之所推復無本生父之命忍舍生我之恩求爲他人作後忘本貪財已爲不孝不能孝於所生之親安望孝於所後之親天道有知不福不孝之子與時祀產罄盡勢必非稍難供且屬于與其兄久屬同居是其在生之日專依兄子以生今欲爲之議繼必先爲之分家以不知誰何之人忽攘其兄子之貲產恐屬于死而有

知亦傷心於在生之友愛矣逾盤籌畫球無出繼之理並非敢矯枉而過正也人生鞠育之愛不鍾於子則鍾於女鳳于名下約有產二百七十畝以一百畝酌給嫁女所以誌遺恩於地下以二十畝爲鳳于夫婦營葬飾其終也以一百五十畝援無子祔食之例立𠬝鳳于祭戸祔伊父名下令其兄子承遠奉祀則其父之烝嘗勿替卽鳳于之脟臠長延不繼而自不絕較之准繼𠬝球似爲長策云云越兩月餘方奉批准後鄭公語劉君云汪友之議剏而確吾細察之甚撤其爲端人倘萬一有是

識有是筆心術不正不可倚矣未幾有援是案欺寡者寡婦黃俞氏年三十餘無子撫二女孀居四年矣族長訴照祔食之例以其夫遺田四十二畝盡付宗祠爲祭產聽房長稽查租息以防售賣余大訝擬批謂祔食之說所以杜不肖爭繼之習而非開房族攘產之風不得妄引㕘案覬覦干咎四月劉君保舉知府引見留余在家相待九月回任余亦至館黃俞氏籲懇族長於署令劉君開缺任內呈請祔產於祠劉君批准產立黃祠祭戸由族長收租歲給俞氏租米三

十石餘歸祠管取黃氏不得私賣遵依幷各佃戶不得私向俞氏繳租遵結余曰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例承夫分戶絕財產果無同宗應繼之人例得親女承受今俞氏孀居四年夫所遺田並未斥賣其能操家可知二女孤幼撫養嫁爲日尚長其事甚夥種種貲費須俞經理且疾病醫藥之需親戚應酬之用皆事所必有豈三十石租息所能預爲節限以例承夫產之孀婦應受絕產之親女置之局外而轉以無干之族長爲之掌其財而攘其財不惟孀婦含冤並使幽魂飲泣無此政體亦

無此風俗所有俞產四十二畝以五畝立黃祠祭戶俟俞氏女嫁身故歸祠收息為伊夫婦祔祭其三十七畝聽俞經管膳養嫁葬或存或廢總不必房族傾問以斷葛藤將署任所立祠戶改正歸俞并飭各佃戶向俞輸租原送遵依塗銷完案十二月劉君陞九江府同知鄒公先調繁杭州府至是調福建臺灣府以歲脩一千六百兩聘余同往請命吾母吾母不以為然遂不果行鄒公號寶松辛未進士先任紹興府為政廉慈誠慤禮士嘗謂余必不以恭終余既不赴臺灣屬劉君致意欲余執弟子禮余感其知己諾之至臺灣後頻以書來情誼真摯俸滿進京於途次告病後十餘年卒兒方鍔號半谷壬午

舉人工古文歌詩書入晉人之室辱訂忘年交戊申卒贈余書文皆刻大雅堂集受仁和李君學李之聘是年館西席者歸安孫丹林宸論交甚契丹林信果誠篤學行並醇庚辰舉人後改名辰東號遲舟中壬辰會元第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編修庚子順天鄉試同考官卒於閩令其長子憲緒乙卯成進士官刑部主事

三十二年丁亥三十八歲正月仍赴平湖二月劉君鈕事余至仁和十月李君以戶書匿名訐告去官受烏程蔣君志鐸聘遂之烏程到館知前友以辦沈二命案未協辭去檢案則大愕沈二者沈洲之堂弟也沈洲與蔣四共船漁六月中泊而修之泊處有屋兩間為張氏所居沈二一夕懸屍船上蔣君

初驗沈二繩痕周匝疑為勒死無可究詰刑求張氏張氏供初與沈二有姦後與沈洲姦通沈洲妒姦謀勒蔣四從而加功張氏聞聲出視畏威閉戶而寢如何懸屍則未之見也照謀命問擬沈洲蔣四解府供大類異故特延余接理余曰沈二姦在先沈洲姦在後據沈洲供因張氏待沈二情厚是以生妒起謀夫張氏以情好方密之人目擊其因已而致死倉猝之中情不可遏何致默無一言閉戶寢息且妒姦者沈洲與蔣四無涉蔣四何以遽肯加功況勒死在地何難棄屍遠處而懸掛自己

舟邊撥之情理均無一是蔣君不能答因尋求其故則前友主之蔣君成見若不可破余曰必爾獲咎甚大遂辭蔣君蔣君固爵乃層層推駁屬蔣君覆勘沈二斃命之日沈洲等竝未相見亦竝未在舟邊歇宿張氏歸寧數日竝未在家查傳張氏母族竝沈二等隣右俱與縣供相符原審皆屬子虛余屬蔣君乞本府發回原招作覆審改正詳請委員會勘歸家度歲是年交餘姚邵二雲晉涵二雲經術淹通於書無所不讀為人孝友誠和乙酉舉人辛卯會元壬辰開四庫館 徵召 欽賜編修終侍講學士

三十三年戊子三十九歲館烏程四月爲　兩母建雙

節坊於大義里聚奎橋北岸初買坊基時　王太

宜人曰饔飧無寸地且省此數百金爲朝夕計　輝

祖謹對曰此大人千古事也所費不過十畝田貲

兒不肖不足以給一生幸叨　兩大人庇即無田

亦可以活坊既成　輝祖奉　太宜人謝社廟神

太宜人稽顙百數方起額爲紅腫歸　輝祖問故

太宜人曰我與若母薄命孀居分也兒積誠請

旌又竭力建坊吾願足矣今日拜神將汝素行及

所以事吾二人者告求神鑒使汝一第則吾死瞑

目（輝祖）泣太宜人亦泣累數時始罷余赴館太宜人曰兒勉之好好讀書下場也沈二案先奉委歸安縣會訊與覆審同詳請另緝正兇奉撫軍委杭州府覆檢實屬勒死因蔣君與撫軍幕友有隙謂雖未成招幾成冤獄五月劾參革職蔣君尚未卸事秀水韓君（本吾）已專使來聘會署烏程者爲戚君（效曾）初任也藩司諸城劉藩堦先生（純煒）語之曰烏程劇邑難治蔣令非延汪幕則擬倅矣友不易得當速聘之戚君述以語余余感劉公之言遂却韓聘仍館烏程七月至省鄉試（首題吾何執執御乎）

執射乎次題日省月試三題由堯舜至於湯三節
詩題桂林一枝得丹字五策經解史傳總集浙江
輿地兼水試竣聞胡公由廣東藩司調任江蘇與
利吏治
孫師偕遂之胡公署謁孫師孫師見余闈藝許為
必魁九月初八日回烏程見題名錄知中式第三
名舉人至杭州謁本房象山縣知縣瀏陰曾洞班
師光先言八月十六日漏下二十刻余卷已閱訖
置几右睫甫交忽有瓦墜於几斜壓余卷厚不盈
一指而皆痕斑剝急取卷覆校藏於篋方就寢又
聞几上有聲則余卷出篋陳几而瓦失所在次早
呈薦兩座主為擊節已定元十日陸耳山師欲傳

衣鉢改置第三問余有何陰隲得致此辯余曰當
是先人蔭耳嗣晤榜首德清許春巖祖京遂同謁
兩主考國子監司業後陞奉天府府尹滿洲博虛
宥師卿額內閣中書後陞左副都御史陸耳山師
錫熊知第二場詩第三場總集吏治二策進呈
御覽俱述飛瓦事交相詫異內簾深夜戶牖皆閉瓦之
來去眞不可解傳其事者咸謂　二母苦節之報
云是科吾越中式二十三人約日會讌余揖諸同
年曰不須另會十二月二十日爲吾　母生辰擬
稱一觴乞枉駕爲吾　母光寵屆期集者十有七

人實散　太空人曰二十年來惟今日畧一衍猜吾庶幾可以對汝父矣自阻汝臺灣之行每慮厚脩不可多得使汝去今年安得此知諸事有前定也余自丁卯省試至此九度適在　太空人禱神之後天高聽卑不信然乎是歲叔父獨身歸來知叔母及諸弟皆前死叔父仍出游六月杭城大火七月德清民間有妖言羣相驚駭以翦髮辮爲鎮傳至烏程屬職君查禁後德清令阮君芝生坐是掛誤

三十四年己丑四十歲正月赴禮部會試交瑞金羅臺

山有高會稽章實齋學誠臺山博學能文章兼通內典性情純一友誼篤摯乙酉舉人後屢試不遇卒於家聞其子之明能世其業實齋古貌古心文筆樸茂能自申所見戊子順天副貢生丁酉戊戌聯捷遨游不仕四月下第即南歸五月到家

受錢塘芮亭齋先生泰元聘六月至館九月初一日芮君侍撫軍熊公吳山行香畢熊公受義烏諸生王學吾辭投芮君訊供芮君付余閱其辭訟田土也而後有粘單則訐被控人家藏軍器語多不經余恐熊公辦事認真見此單斷不發縣發縣未必見單芮君未言亦未必見辭近移亂似有痰迷證君併單發訊恐預存成見有意張皇因留其單

屬芮君專訊辭內情節果係瘋迷稟請遞義烏訊結知此事者惟甥孫志三繼英後二十年繼英館義烏生應歲試考前列因安分青衿也向使見畢時稍鹵莽必成大獄造孽不小矣治獄之不可不慎如此

三十五年庚寅四十一歲正月芮君赴天津辦差署事者爲胡君嘉栗仍余接理三月二十日戢君署歸安有要案招余商辦四月十四日家人至知王宏人病亟十五日到家已離堂兩日矣宏人於初八日得病病作之前爲余製汗衫余因作題衫詩四

首彩成在懨懨疾作自夜午卽令彩儼然製彩人何所　覓窄恰稱身裁量想手拊痛絕寄彩詞恩義憑記取　不著邋嫋心屢著恐易腐一年著一同麽幾歷終古　我生彩在笥我死彩入土彩灰心不灰同穴魂相語繪圖記事錢塘潘中書德園庭鈞作

王岦人傳并寫寄彩圖見贈同人題二圖詞甚夥喪畢仍館錢塘五月隨君回任湖州府招解烏程遣犯吳青華到縣寄獄爲之慨然太息青華年二十一中壬午舉人負才不自愛歲丁亥余館烏程主人屢言青華喫漕飯不可容嘗懲以法喫漕飯者官徵漕或浮額黠者輒持短長倡言上愬官懼則令司漕吏餉以金自數十至數百稱黠之力若

輩歲需專取給於漕故謂之喫漕飯云青華爲衆黠首推故必欲以他事去之余詢其他無劣行不可而止已丑漕將開徵吏爲策醉青華道至妓門誘以入前入妓呼强姦吏黨皆隣佑趨捕詣縣令素愎且有成見乘青華醉不省事錄供繫獄次早覆訊青華不承令白太守太守尤酷烈立提親勘以妓與隣佑爲證批其頰威以三木青華遂自誣從重外遣在青華恃符貪玩法應嚴治而以文致坐之轉非信讞臬司提鞫未嘗不哀籲呼冤而獄已成無益也後令捐陞知府去一子夭絕悒悒而卒守以他故被議捐復原官發四川

倏補犯事枷號二人造孽不止此事此其顯著者天道好還捷如桴鼓豈不信哉　曩余佐胡公督理蘇松糧道時綱紀肅清徵漕之縣無不兢兢奉法斛面浮一指半指即干譴咎其時漕船過淮總漕楊勤恪公錫紱秉公盤量米色小不乾潔即責運丁運弁丁弁止較米色不敢向州縣別求津貼督運之員皆無襍費是以徵漕者無可借名浮收比幾浙江風猶未改甲申乙酉以後運丁詭稱沿途費用勒索州縣米色錢逐歲加增州縣因以爲利恣意浮收甚有七折八折內加外加之名愿者重累視輸漕爲畏途黠者生波盼徵漕爲

奇貨官既自決其藩民遂敢越其畔上官以爲源不易淸陽禁之而陰庇之民之撓法者亦不敢明正其辠以故官肆民驕習爲故常若靑華之所爲其由來者漸矣七月二十三日大風雨夕海水溢入西興塘至宋家漊八十餘里蘆康河北海塘大決其餘決處甚多塘外業沙地者男婦淹斃一萬餘口屍多逆流入內河內河浮屍及殯厝舊棺無算兩日不能通舟余家水二尺餘越日而消十月繼室曹安人來歸安人同邑貢生曹龍奇先生女也歲暮以會試辭館是年十一月楊氏生第三男

蘭坪交會稽陶午莊廷珍及其弟南園廷琛午莊爲人豪爽敦本行工各體詩文賦尤獨絶乙酉拔貢生辛卯舉人終甘肅肅州州同南園神情諧暢以善書名處約而能著志已亥舉人辛丑進士今貴州清平縣知縣

三十六年辛卯四十二歲正月赴禮部會試與同邑來江臯起峻同舟遂訂交焉江臯內行修謹與人交誠爽不欺能任事已卯舉人壬辰進士戶部主事乞假歸養養事畢未補官卒榜發本房翰林院編修今山西布政使南康謝蘊山師啓昆閱薦未售五月旋里受海甯劉君仙圃雁題聘以故人戰君官嘉善辭不獲因抵海甯至嘉善七月戰君調富陽余偕行八月戰君調入閩余歸里九月葬 先

考　先妣　先生妣妣於山陰縣秀山之麓遂買航塢山麓葬兩伯祖伯祖母從伯伯母遺櫬而歲祀焉十月孫西林先生爲甯紹台兵備道從戎君假余貲理貲　徐太宜人言外家居鄞城門臨石橋屢屬友人訪求不得至是親履廂坊凡四日有橋之處無不周歷閒遇徐姓人舉舅氏名問之絕無知者泫然而返歲暮以會試辭是歲叔父來歸不復遠游

三十七年壬辰四十三歲正月赴禮部會試與江皋同行同寓四月揭曉江皋中式余下第候吏部揀選

五月初四日出京六月初三日到家海甯劉仙圃已於五月送聘里門望日延余到館余素不解背法見中式諸君寫殿試策有規則館中方定隔帖日課是年三女生歸長女於同邑貢生陳六䕫宗周次子景曾

三十八年癸巳四十四歲館海甯浙例禁延本省幕賓余辭館會撫軍以杭嘉湖公事繁劇有熟諳地方情形者飭府縣暫行留止另延妥友更換劉君遂稟請留余時孫西林先生由河庫道調任上海巡道孫師專使賫聘余欲行劉君稟辭是年四女生

三十九年甲午四十五歲館海甯二月二女殤女字同年山陰王渭占兆熹子七月先叔父卒葬杭塢山八月海甯陞爲州仙圃調平湖署西防同知余歸里壬辰會試前同年許春巖見余課藝謂骨節生疏後果下第歸卽銳志揣摩是歲閉日必作一藝時來江皐授徒里門孫遲舟主東陽書院講席一藝成必分書兩篇寄二君評閱或不愜遂改作至有三四易槀者撰錄拾十卷手錄至除夕昏定方畢交餘姚張潛亭義年 潛亭乙酉拔貢生於潛縣訓導俸滿保題薀藉博雅敦友誼後欽賜國子監助教銜充四庫館纂修官丁酉中順天鄉試舉人戊戌特賜殿試未

及試而卒

四十年乙未四十六歲正月赴禮部會試三月初三日抵京師春巖來問課藝謂火候已到可必中初五日疾作勢難入闈春巖來診視曰傷寒尚輕不可不試萬一不進場見闈題必悔病且加劇們午莊亦規勸甚力邀余同寓初八日力疾入闈三場惟啖生梨不能粥飯出試畢漸愈欽命四書題首苟日新三句次仲叔圉治賓客三句三敢問何謂浩然之氣一節詩題鐙右觀書得風字四月初九日揭曉中式第四十六名大總裁爲兵部尚書徵瑞大學士無錫嵇文恭師璜刑部左侍郎今大學士

韓城王惺園師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滿洲阿雨齋師肅本房翰林院編修宏興湯辛齋師先甲是日午門謝
恩請辛齋師知闈卷爲雨齋師拔取本中第三文恭師以詩何用重瞳嫌史記不專指虞舜不便進呈移改今名劉者已丑下第歸輸將發虔禱前門
關帝問此生得成進士否籤曰新來換得好規模何用隨他步與趨只聽耳邊消息到崎嶇歷盡見亨衢意謂必遭蹭蹬方可僥倖至是公車四上遂次偃蹇多端至京卽疾作可當崎嶇二字復禱於

帝籤曰憶昔蘭房分半叙而今忽把信音乖癡心祇望成連理到底誰知事不諧自分必失矣闈中見題紙有日新三句意新來則規模當換妄希弋獲力疾終場果受知于雨齋師耳邊消息亦復奇驗鄉試第三會試名次如之豈非連理爲詩所累續籤實已預示因憶往歲戊辰負笈山陽與同學沭陽胡茂才江表偕過城隍廟拜問科名末二句云雲程萬里君須到得路先憑博陸侯每過省試主考廉官從無霍姓久亦置之戊子鄉榜後謁兩主考闈同年相語多稱博陸二師始悟神籤之

巧今會試得售盖所謂雲程須到也十四字中慿
該鄉會兩試過合一科一第數之前定如此他可
知已二十一日　殿試二十五日臚唱第二甲二
十八名
賜進士出身二十六日午門
賜表裏輝祖領得寶藍花緞一疋月白潞綢一疋二十
七日禮部
賜恩榮宴五月初二日國子監釋褐初八日　朝考十
四日引
見奉

旨歸班選用十六日得家書 王太安人于三月二十
六日棄養遂呈報丁憂晉贏務次日南還鄉會座
師及同年俱以吾 母節孝素著京邸理當成服
受弔因留數日於鄉祠治喪摒 考妣行述乞周
海山先生煌作墓表邵二雲先生作墓誌銘先是
欽命大臣覆閱 朝考卷輝祖取第四名翰林院傳驗
派 武英殿辦理黄籤以憂不赴六月初七日出
都取道泰安二十五日至王家營渡河雇舟星夜
飛行七月初二日到家九月初一日受署慈谿黄
君元烜聘至館開臺山游四明寓鄞縣邵吏部燮

橋　洪家齋手鈔雙節贈言稟赴鄞求正臺山慨諾
即將所撰先人行述三篇潤飾字句并講古文之
法大有會心旣回慈谿寧山以陸續所改文字寄
還九月二十七日辭館又赴鄞別臺山將贈言辭
求覆校十月初四日歸家初七日受海寧州戰君
聘即夕赴館十一月歸爲吾　母舉殯合葬于秀
山之阡仍赴海甯至歲終平湖劉仙圃申前約遂
辭戰君是年七月十四日第四男　繼培生
四十一年丙申四十七歲館平湖挈兒子　繼坊課學四
月十一日晝夜大雨聞家堰西江塘決江水侵入

內河近塘處含頃刻水漲丈餘幸人口無傷漂沒
廬舍無算北海塘亦決水由決口入海勢漸消余
家水三尺餘是年介弟二雲乞江西新城曾君紫
非仕驥撰傳節文字
四十二年丁酉四十八歲館平湖四月孫西林先生來
爲浙江布政使聘使相招念仙圃舊誼不敢就時
惺園師方督學浙江孫公屬王師轉致誠悃必欲
相佐余以義不當辭卑就尊且孫公與大吏臨汾
公若冰炭孫公剛正以剛佐之必折如勸其委蛇
又非輔人之道惺園師甚善余言是年交歙縣鮑

以文（廷博以文諸生博通典籍為人醇雅有氣誼世所稱知不足齋主人者也）魯絜非撫汪氏世德傳寄惠并道締交之意余未敢許既而書屢來陳義甚篤聞其內行修謹并讀所寄稾如義莊儲穀諸事仁心實行具可師法遂齒序焉余生平神交絜非一人而已手書最多規戒之言（絜非辛卯進士以親老告養後改名九皋官山西夏縣知縣卒於任）

四十三年戊戌四十九歲館平湖五女生四月縣尊談公（官諱）詳請執業田產按號領給清單過有賣買同契送驗換單始准開除撫軍批藩司議詳余適謁西林先生先生訪余利弊余曰不可行也民間

賣買向憑戶冊有冊而復給單是贅設也開收例禁驗契以杜需索守候今併驗單是違例也夫民不急不鬻產官不暇不驗單民不必乘官之暇官不能應民之急設遠鄉僻壤嫠婦孤兒割畝謀饔易田供斂均難稍緩須與契單在官斷不能立時驗給計窮勢迫必至別釀事端且一號之田多或數畝析授歸併朝分暮合舍業繳單已極紛擾不幸水火盜賊額請補給例應查訊不免稽遲吏胥從而抑勒訟獄必致滋繁如慮號畝舛錯易於影射果審係價買勘明現管四至與契載相符即可

據以定讞其從前失除誤收者秖准改正完糧不得藉端奪產亦因而勿擾之一法先生首肯詳院檄縣停止而領畢之戶業已不少數年以來邑多空號飛糧之訟實肇於此設所請得行其弊且襍出何有既極利不百不興宋李沆所以不輕徇陳奏也六月西林先生卒於官送之蘇州九月得灘縣辭理堂先生夢周書知景溪師卒為位祭之是年交餘姚翁鳳西元圻鳳西恬粹有識度學問通雅甲午解元辛丑進士今為雲南廣南府知府

四十四年己亥五十歲館平湖三月初二日第五男繼

墉生今名繼墉仙圃陞杭州府東海防同知余歸里余幕游所至與仙圃交最厚仙圃北山人庚辰進士爲人誠篤治慈明能知大體上官之不賢者不以禮遇亦處之泰然也今爲貴州銅仁府知府五月受署烏程與君德聘縣有馮氏因本宗無可序繼自撫姑孫爲後比卒同姓不宗之馮氏出而爭繼太守衛公批准余持議據宋儒陳氏北溪字義系重同宗同姓不宗即與異姓無殊之說絕其爭端是年鐫雙節堂贈言集錄二十八卷成附錄一卷王空人傳誌也自丙申推兩母遺志徵紹興節孝事實至是得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嵊縣凡三百五人

呈藩司國公柱轉飭各縣備案扁表

四十五年庚子五十一歲館烏程四月前烏程徐君朝亮回任聘余接理六月徐君丁憂去官余歸里第六女生與君補金華縣訂同事九月龍游王晴川士昕到浙爲惺園師族子與君出王元亭先生猷門下晴川叔父也會惺園師復督浙學屬與君讓余佐晴川十月至龍游是年具蕭山縣節孝貞烈事實呈惺園師請給扁旌並于節孝祠廳祔主竝祀纂越女表微錄五卷鏤版分贈節孝後人仍續採上虞新昌二縣

四十六年辛丑五十二歲館龍游四月兒子繼坊入紹興府學娶同邑貢生朱斐亭鑣次女海鹽令張顧堂力行湘潭人介仙園以禮幣來奉先人行誼文字屬余校定盩張氏世多隱德顧堂曾大母馬以節旌大父岏亭先生祖緒邑人稱張孝子故藝林投贈之詞甚多余爲分類編次其詳紀世系墳墓祭田及誌表銘贊曰追遠錄三卷紀節婦者曰表節錄三卷紀孝子者曰闡孝錄二卷而附以顧堂母氏壽言二卷曰壽萱錄通名之曰垂範集凡六閱月序而歸之是年正月晴川赴杭州縣民盧標

於十三日戲鐙與鄰人余某爭道互毆盧被余某踢傷小腹不能言語當晚舁至余某家稟典史驗傷痕取保辜延外科調治至二十八日傷痊送歸二月初二日文昌神會盧赴飲醉歸越夕身熱屬其弟延內科汪姓診治至初九日病故報驗鄰邑湯溪何君代驗小腹傷痕與典史原報傷分寸顏色相符止敘迎鐙爭踢一節錄供通詳而汪姓醫病未曾詰實購川歸縣覆審余以爲小腹致命係必死之傷當速死之處俱不得過三日今盧標之死距踢傷二十七日在保辜正限之外自余至盧

路隔里許二十八日即能步行歸家則原傷久痊可知初三患病不延外科而延內科則是病非傷可知晴川傳汪醫細鞫追出藥方醫案盧病起傷寒屬實余又念受傷痕迹日遠日消受傷顏色日遠日減盧死已閱二十七日而屍身之傷與生前之傷毫無消減恐驗亦未確因屬晴川詳請會同原驗官覆審至十月會鞫何君堅持初詳晴川遂專詳請委賢員開檢屍腹腐爛牙根頂骨並無紅色委員蘭谿梁君不敢填格十二月晴川攜骨赴杭州而何君已於大計案內叅才力不及矣第六

男繼增生

四十七年壬寅五十三歲至杭州臬司李公封與何君有舊欲遷就初詳晴川不可復委處州府楊太守衢州府王太守覆檢盧標牙根頂心無故李公親檢以方骨黑色爲小腹應傷令將余某擬抵余以洗冤錄開載並無小腹受傷須驗方骨之說且傷痊則歸期可證病死則醫藥有憑反覆稟辯臬司俱不批閱惟云王君倔强總督兼撫軍陳公輝祖頗韙晴川之論而杭城之官與幕皆謂盧標死于限外十日之內余某擬絞亦須奏請罪可減流識

余廖執余曰居停吏也吾以律例佐吏知奉法耳法止於笞而欲入之於絞分不敢安晴川信余甚篤雖上官同寅不計也然其勢不能與臬司抗五月初一日余托故辭館當是時盧案共稱方骨案有新城縣婦孫葉氏自縊稱逼嫁案省城籍籍無日不論此兩案逼嫁案者葉氏年三十有四初嫁於黃十七年而寡再醮孫姓未幾夫死前妻有子四歲遺產二十餘畝惟一短雇工人秦某相依度日緦麻姪孫樂嘉以瓜李之嫌屬葉辭秦另雇葉諾之而遲久未覆樂嘉詰秦則以負傭值爲詞久

酉如故族長孫某與樂嘉商以人言可畏勸其改適葉以娶主難得妥人請俟稍緩會近邨周姓斷絃族長商之樂嘉欲爲渫作伐秦某聞之告葉葉令秦作抱呈告樂嘉等逼嫁比縣批查族長等覓秦理論秦逕去因斥葉不應妄告葉誘秦主謀即於是夜乘間投繯縣以樂嘉爲首照威逼小功尊長律問擬杖徒府駁葉雖孀婦既不願嫁未便强勸應照威逼孀婦自盡例充發及詳院陳公以族長等商同嫁賣必係意在圖財委錢塘縣覆審將族長擬絞樂嘉擬流撫軍以罪名屢易改委湖州

府同知唐公若瀛審理唐公曾署蕭山素知余出詳冊見示余見歷次供情俱近支離惟原驗情節甚明葉屍面抹脂粉上著紅衣襯色衣下著綠褻紅小衣花膝褲紅繡鞋臥樓一間內係葉室中間版隔無門外即秦淋因語唐公曰歷訊皆舍其本也不惟不應絞不應軍且不應徒也一杖枷完結之案耳唐公曰何故余曰葉之死距孫死不及一年面傅脂粉服皆艷妝此豈守寡情形舍十七年結髮之恩守十一月後夫之義天下斷無是情所謂守者殆不忍舍秦耳秦以貧傭工斷無無工傭

而長傭之理樂嘉勸嫁之說葉未嚴拒周姓議娶之語孫未面言訟起於秦事發在逃樂嘉等根問秦某下落並非威逼可比是葉之輕生由於秦去帷秦是究自得實情唐公然余言而謂余慮案者非謂余是案杭城之官與幕譁然加一口唐公勒捕秦某到官鞫實通姦並無逼嫁情事遂科秦姦罪樂嘉等照不應律分別杖枷詳結得行余志而慮案以臬司成見委員覓以方骨為證援余某以敘自余初習幕及佐幕二十餘年凡為幕者率依律闡義辨是非於一定不敢絲毫假借為吏為上

官者據義斟酌惟律是遵雖顢頇如臨汾中丞剛愎若如皋觀察事關人命猶不敢徑行已見一二年間風氣頓易律例幾不可憑而幕之風氣日下矣是時吏治亦極難問益以總督兼巡撫權統於一牧令初詳未協皆可乞恩抽換撫軍樂屬吏在省各府常駐行館縣亦常有三四十員稽留省闈或請回任撫軍輒不悅故不敢不留日一謁上官外無所事事則相聚飲博甚至宿女閭詞流娼優酒毫無顧忌嘗臨汾時殆尤過之余欲赴江蘇就館介臬司陞湖北藩司晴川調祭歸安倪閬師爲

晴川習止余不可師曰龍游堅守子說甘心忤上官者數月子去渠不另延幕友案完即欲告病以身有官累不能遽行其意今臬司已去復不必再反龍游與衢太守相離子柰何不輔之余因借至歸安是年因龍游案久寓省城適惺園師試竣在省時時謁見或數日不謁即使召終日侍坐暢論古今備聞立身行已之大端書紳自凜師亦以輝祖可與言也教誨不倦於守身之義大有裨益

四十八年癸卯五十四歲館歸安歸安舊習頑嚚相仍喜上控而不求審理故善良之累余知之甚悉與

晴川約凡上官批准之事廣留內署先密提原告與應審人等刻日質訊多屬子虛即治以誣告之辠又俗喜以賭以姦以侵佔水利以朋充牙行憑空訐告而吏胥藉以生財余皆屬晴川禁止大爲吏胥所忌有丁姓者首賭聳累縣不准理改名控府被告諸人皆與縣辭無異先提原告到案晴川訊無贓具即擬誣詳結其黨郭姓復改換情節控府行縣正提犯間會余以他事歸里忽另役至宅門面言丁案同賭多富人賄余故脫郭姓親見孫姓過付關者轉稟晴川晴川曰此誣也催提郭姓

而余至館知之促晴川訊則孫姓過錢有據密遣幹役提孫姓隔別研訊並無其事質之郭姓供由丁姓所屬慫將郭姓收禁提質丁姓則其說出自縣役訊役則得自傳聞余曰此事瞭然矣役樂於誣賭而余不辦是絕其生路也舍誣賭而言賄訊賄則被誣之人終須到案至審虛而役已飽橐矣今既出於役究役即可止將役與丁郭分別杖枷完結案既定余辭晴川晴川曰事已白與君無與也何辭爲余曰設余避嫌將惟役之是徇否則終受其累且是說豈惟役哉正恐關人亦與謀也晴

川固强越數日語余曰君其神乎閩人王節吾舊人也然是說實彼主之日來役與郭姓欲首若賂以金方止因追王節而信余愈至是年繼坊食餼

四十九年甲辰五十五歲館歸安二月壻兒痘殤

五十年乙巳五十六歲館歸安二月繼埔娶山陰國子生婁升之堂長女四月奉部行湖南巡撫陸公燿奏請現任官親老獨子循例終養晴川母七十有一無兄弟遂詳請終養八月解任余歸里自壬申佐幕至是三十四年游江蘇九年浙江二十五年擇主而就凡十六人俱有賢聲余性迂拙不解

通方公事齟齬即引不合則去之義幸主人敬愛無不始終其事留別同事詩有一事留將同輩述卅年到處主人賢之句殆天之不忍飢寒我也幕途甚穢不自愛者無論亢者自尊卑者徇物故同館雖多投分絶少甲申乙酉數年頗受排擠無非玉我於成生平所師事者一人諸暨駱炳文先生至友事則山陰婁培安基無錫華西峙岳久作古人今惟山陰蔣松谷五封而已余初幕時歲修之數治刑名不過二百六十金錢穀不過二百二十金已爲極豐松江董君非三百金不就號稱董三

百壬午以後漸次加增至甲辰乙巳有至八百金者其實幕學幕品均非昔比矣吏之爲道必周知所治人情風俗方能措之各當吏或不解此義舉一切政事盡委諸幕友幕友與主人無葭莩之戚無肺腑之知儼然爲上賓受厚脩則所以効于主人者豈以公事爲已事留心地方關切百姓使邑人皆曰主人賢庶幾無愧賓師之任不此之務而斤斤焉就事辦事借爾主人老成錢穀刑名分門別戶已爲中等甚至昧心自盟已爲利藪主人專任其咎彼何人哉彼何人哉二十年來余所見聞

不義之財烜赫一時不數年而或老病或夭死或
嗣子殞絶或家室仳離者回首孽緣電光泡影天
網不漏可爲寒心時乙未進士奉部截取已二年
因請咨謁選是年續採上虞新昌及山陰蕭山縣
節孝具七十四人事實呈督學竇公光鼐行各縣
扁表並纂續表徵錄一卷附前錄後今新修紹興
府志所載婦女俱採入矣至杭州劉仙圃方伯南
寧府知府留余信宿謂余曰吾初與君交闔署上
下無一愛君者皆畏君矜嚴不可犯吾獨重君能
得君益君遇知交終日談無倦容非愜意人對坐

無一語此可幕不可官也官與幕異徑直不可行須相機婉轉庶幾上下協和相愛相規眞藥石之言課佐治藥言二卷鮑以文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第十二集

五十一年丙午五十七歲正月王晴川書來將歸義州訂舟行同赴張灣人日同人公餞贈詩寵行作詩八首寄謝折柳河橋氣味親陽關歌罷又陽春詩裁背面都如話語出知心自見眞到處合求完本分歸來應可質同人鹿鳴篇裏周行義書福韻孫別後紳手丸熊膽望何如說到焚黃報已虛死悔成名遲二紀生憨學古負三傑爲人論定賓官後行事好須立意初不是良朋眞愛我誰廬先德厲翹車表節恩兼賜第恩數天無計報高闕可容更戀黃綢被幸不能

勝緣蟻會政諧敢希花滿縣家風曾記萊儋根故
人鄭逋勞相勗一寸靈臺曉夜攔 文章許 圍
記初心捧檄蹻踏思不任名士由來唎畫儕道人
相約鍊黃金秖應偬咲姑城非未擬問調單父琴
好步長憑時鳥喚鶴鴇啼罷費沈吟 卅年代斷
手無傷倖博慮聲拙許藏佐治私憐今介長求全
愛說古龔黃隨身竿木從人看異咏臧敵到口嘗
怕是病根醫不得平生誤坐次公狂 官最難居
父母名人歌人詛自分明因會閱世粗諳事舁到
親民易寢聲才拙預籌勤補綴時滑會遇俗和平
談經讀法書生分莫計三年考課程 秋中詠吉
又春闈愛看閒雲勝愛官人說畫蛾新樣好我愁
騎虎下時難未能分料先辨鶴苦要畱香偏藝蘭
贏得千金宵一刻鑑前吟字課兒安 什襲行爽
絕妙辭贈言遠過百朋貽焚身象笑生多齒盡足
蛇憐飲失卮作劇難殊觀劇日還山計完出山時
不知宦海收帆後
可有人吟餞別詩
展先塋作七絕四首示兒輩
不羨
還除不計財書生官是偶然來吾今老大何奢望
只盼承家汝輩才 依人懷抱帝天臨勅體甘貧

追到今俾得全家資稟食敢因從宦負初心名
最難居父母官捐備不易況摧殘忍收百斛著生
淚灑向孫枝未許乾徵書到手幾徘徊自信踐
方非吏才隨別一言吾不食茯黃事了便歸來
晴川約三月十八日首途孫甥蘭啓繼蕃同行屆
期假痰至杭州聞
欽使到浙盤查虧空遂至湖州會晴川覆檢交代冊退
留五日迂道烏鎮別鮑以文同至吳門舟中讀沉
水冰山錄爲嚴嵩籍沒入官貲產簿題跋歸之以
文又出示楊忠愍公手書冊子凡十八葉通十種
益公在錦衣獄感提牢應養虛調護之義書此以
贈後有王鳳洲主治哀輓詩文徵跋數行於後以

文以鈔藏祕本沈棐春秋比事二十卷吳澄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二卷贈別而去訪金匱鄒孝廉半谷先生方錫諸布衣頫谷先生洛至常州泊舟毘陵驛驛隸武進縣憶乾隆十八年外舅令武進余爲贅壻外舅丁憂解官常州太守胡公延余入幕十九年二月孑身襆被由杭州附湖板船房艙初八日晚出湖墅關順風揚帆三更至此大雨如注舟人促上岸無可駐足借宿驛舍驛子以余寒窶不顧問獨坐皇華亭五更燭滅愁慘長吟雨聲與吟聲相答邏者訝之告以故假燭半枝至黎明

謁太守旅行苦逆風不謂順風轉足爲累三十餘年客游惟此宵最爲悽寂故余一生羇脩所入不敢妄費一錢回首前塵久成陳跡念贅居時情事如在目前而前婦亦登鬼錄十有七年方余困阨時前婦有言夫子必貴恐我不及冠帔耳今何如耶不禁淚潸潸下作感舊詩八十韻

古馹蘭陵道征夫浙水船韶華春欲暮麗景日當天擬觸懷嚐昔塵蹤溯蹇逮歲雞干紀癸建兔月初弦胥矣淳于贅翁調單父紱循聲推協贊赤縣慶超遷我亦攜家累因之藝硯田仲華齡廿四曼倩牘三千場館參愁素衙齋幕試搴傭書殊草草坦腹乃便便何幸黔婁窶能逢德曜賢應宦初事了人室得人憐起慣驚雞唱妝協闘鏑妍蠶簇深淺恰佐讀墨米研嘖闐鶯贊度雕櫳燕剪窮玉臺奩作拖銀蒜戶高褰並蒂

花頰剌同心結屢纏量腰裁白甌搯褏拭靑遝愛
罔鴛鴦字肮吟茱苢篇槃牀安碧慮繡搦剆烏圓
嬌女剛啼穉空男更製蟬職修傲腹敬望慰倚閭
懸賴是忘行榭微聞喚比肩有特勞藥衰輒自與
花鈿小食傷絲結嘉肴箱項編手營郁脆潔鄉味
務芳鮮楚額躬新代怡容命許延感茲思義雋誓
欲延生聯每最層霄上册甘矮屎卷塊黃勤夏課
蟻戰慕羊羶盼領吹笙宴愁同匙鏡瓶雕惟隨能
毦誤竟所烏焉短盡歎雄氣条冰默照爾杜蕪羞
寂實祖遜待騰鶩凝勝機先下攤書燭與然不辭
依鮑鹿曾未貸戎錢冰鏡光俄蝕臬魚痛莫捐誰
爲東道主背穩北窗呾[illegible]之尋常債襲輕九萬篓
牛衣縈密緒藕餘理殘珊尸藻囊時祭攀雜茸故
塵加遲篋弋雁濡豈足蜩涎價忝爐聲竊文明儷
體傳通才求記室虛左啓賓筵樂賊須工賦微責
忽至前誰圖交落落遥賁崩戔萋大守常州貴清
名自武宣幾充名士餅招用庶人府遊使期方急
[illegible]
湘湖道逕逌者回行鷗鷗相對謎漣漣母老資扶
掖瓶空倚弼饋浮雲蒼狗幻踏迹靡牛旋穎士原
無僕揚雄秖有鉛此身眞似寄到處合從權路出

重關遠眺爭過鳥鷴孝廟舟可共摩詰病纏痊詛
謂封姨力釀增羈旅擯郵籤鳴乙夜客舫泊東肝
睡美甜鄉熟登呼彼岸先魂飛鷺露鶴神林勸鷓
鷗進退籌維谷生疎計總遼恥遙牛後等貌愧馬
曹虔敗几蘆簾畔歷問豆攤邊形孤鐙爐腊漸盡
拆音闔醒久妄如錢更長夕抵年淚兼擔雨滴夢
遝海濤頭悔教來成錯追云論是仙薰香慳石棄
寫悶屬陳元擬水將趣竅非藝那惜蛀平生多僕
蒸憶此最拘攀丁運傷究薄含情寄渺餘途窮堅
樹亢境換念陶頸遲久僧千佛垂裛就四銓亭屯
思歷歷親故詮拳拳壘穀　王程近黃墟宿草芋
所悲榮功殺不及報重泉遺挂彌珍重歡悰曷補
填便容磨　勅照可易慰幽悄契永題衫
什痘醞陽世綠浩歌添腹痛擲管抑紅艇

時江南

水殿過吳門卽見

上諭謄黃因災加賑抵無錫見官設粥廠詢市米價一

石四千三百錢丹陽米價更昂每石四千八百流

丙載道泊揚州見城内大家多粘四十九年五十年舊訃帖及新訃婦人皆綴夫銜名出訃或用叔或用弟死者之子及承重孫轉附後妾則稱某公淑配下以杖服子著名亦有稱降服子降服孫者殊非禮意自揚以北尤覺蕭條疫大行泊淮安訪許虛州師李已三十年世兄重履未見清江惠濟閘頭二三三壩壩外老黃河壅塞出新開河河甚淺窄僅容糧艘惟輕船可旁行向來洪澤湖水至壩口與黃河水相會湖水入江河水入海湖自乙巳淺涸水不能至壩口故河水挾沙而下致壅舊

河新河自甲辰始開今河水亦小舟行頗不便利楊家莊新設小壩口甚窄止容一艘故自楊家莊至白洋河遷延五日洋河鎮隸宿遷縣米至制錢十千二百文一石豆價與米價等豆腐一斤錢十六文麪一斤錢七十六文屍橫道路未至鎮有一老丐塾師也戚然哀之作詩以記馬年建龍月謁選之京畿喧傳山東道內歲入此倆避陸多恐懼眼貪訛稿師誰謂蘇常道聞愁苦臉浙西渡江歷揚淮所見彌淒其道如尸陀林往往從流澌將至洋河鎮水淺數日帶散步思問俗里余半伏屍署辨男與女身無寸裳衣邂逅傴僂姿枯瘦存黥皮為我陳近事欲語光湖淺少小粗識字授徒閒一額都都平丈我甘丈俗十賦去年丁奇早失怙百事非眼中萬黔首丨行皆失時丁壯力慟健老竄乞糜當入豈不

仁自拔亦已瘵初猶稍稍可後惟額而噫百呼無
一應活命樹上枝嫩嫩及土草未易逢梟芟剔盡
慘嚴寒春月雨雪霏僵死十四五懸喘爭早遲豈
稚困凍餒疫氣連路遠不見道旁屋毀壞無幾遺
即今麥在眼入口尚無期斗米錢千餘蒜菜如鬻
芝有見適異縣生死入不知有女年十五無家安
所歸六日斷漿水氣息在依稀女死我亭活穀賤
究何裨所痛要溝壑合眼俺鳶鴉君看市上公強
半死人鷄語罷更鳴咽聲色交慘悽　皇仁天
廣大振貸百萬貸諄諄戒長吏詳慎察剔爽人命
腹若此得母吏賺虧抹荒無良策自古重嗟杏推
徐連兗青壓接皆病黎我昔佐吏幕藹祀祈豐綏
翔今行就銓父母爲有司私望玉燭調群和周四
壓骨肉常相保人壽其庶幾傾聽歌鼓腹歡成樂
賦詩

土人謂二麥大佳然兩岸田多未種蓋人皆逃
亡或死屋上所蓋葦稈亦俱毀去又行三十里爲
亨濟閘見八九歲女子多有父母引至客船覓主

願收養者聽覆之則涕泣而去夫婦二人年俱二
十許沿河呼號夫欲賣婦自活蘇州衞前邵舵工
以四千錢受之一老人挈女子一年十七男孩一
年五歲女子得錢二千男孩無人顧問也余作詩
二首傷之鬻婦行云枯樹猶有皮小草自有根結
髮爲夫婦死守何計富與貧小草根已
空枯樹皮亦盡願爲其命烏栲腹相依同日頸郎
憐妾妾憐郎一生兩生一亡兩亡天實爲之命不
藏郎命重千夠他日生兒承離離妾命輕一葉鬻
身尚可資郎食相嚮淚淚淚沿街索主無歸鄉青
蚨多少會不較誰能增益一口欄我我大編長隄
織與郎彳亍求所適一步徘徊一迴看從北雖望
同井邑金閭運丁愛婦娟有貲在囊米在船可憐
二十採家女換得卅百青鋼錢良人收錢還頷綃
遲丁轅叱下船走糧船歲歲隄上過郎能再近船
遶否　鬻孤篇云四十裊媪人誰憐十六七女錢

五千女年漸少錢漸賦猶能乞與往來船獨有男
孩人不惜啼嬰往往委道邊垢面老人年七十挈
五歲兒語連連首如崩角淚雨下謂此兒棄祇五
傳悲哉兒母吾子婦子亡婦亦歸九泉吾老何由
丐兒食兒命知無且夕延長跽稽首辰過午莫之
額者頻呼天隣船著頭心惻惻低以胡餅裹以遺
許爲養子攜以北約畧酬之三百錢小兒雀躍邊
僕抱老人鳴鳴夕未旋誓不敢受賜兒直惟願撫
兒得長年黄昏拱飛篙發老人再拜聲悽然主
人勸慰起掩涕眼光遙往北去艣鳴呼小兒齊得
所誰念老人溝壑塡方信生男不如女女直差
可供粥饘我哀老人心藕結蔴鐙爲作鬻孤篇舟

次皂河登岸有婦數人掘野草一種狀如辣蓼長寸許葉有微毛土名蒜梨子可屑粉爲麪一種葉如菊土名灰菜可炒食一種如葱中空而叢生土名寶葱亦可煮食婦曰此間食野草者我[illegible]食之

面發腫脹不旬日而死者所在多有死無棺埋於土輒被人刨發刮肉而啖余不信一婦引至河岸有土穴四處俱刨開骨尙狼籍并有剝下屍遺破衣在地爲之慘然是年江西剝船用爲長剝俗呼小糧船大王開小糧船淺阻追至臺兒莊已四月二十日矣越二日晴川舟至遂別晴川舍舟遵陸晤常熟邵君竹泉及其從弟雲觀赴直隸總督幕屬車偕行抵滕縣界河食新大麥麪大麥尙未甚熟人已不及待也東阿舊縣道中見小車攜老挈幼由北而來幾三四千輛問之皆景州德州人赴

濟寧拾麥資生五月初一日至甜水鋪車軸忽折邵君先行次日德州過河間邵君薄暮至州所乘車役捉當官另換小車而去尚有數客無車可雇徬徨道上乃知折軸免捉亦天幸也作捉車行詩

捉車何喧喧夜打旅舍門云是星軺使火急催南轅主人色慘悶語客聲酸楚客若速發吾受苦領鑣鎮項李何許我聞荊北使者去未還相公治河駐淮安王家營車八十輛置之河干處以閒捉車捉車安所用坐使無益悲涕辭青蚨十貫入胥囊瘦馬毀輪迴夜送車堅車敝不容擇往往中途傷逼從僨轅濡軟時復聞歌行路難誰與恤問階此厲者伊誰指揮闕是司牧兒司牧兒橫若斯嗚呼堂堂司牧知不知

由雄縣而北漸有豐年之象民氣和樂矣五月初九日至京師主徐端揆銓端揆故人頗

亭第四子也雖給事吏部而門無襍客寓王文簡公古藤書屋覺殿無暑氣甚樂之彙錄北行日記一卷謁各座師及同年并知交之在京者高郵貢生陳小南肇麟介端揆執贄問學是科中式順天鄉試六月吏部投供王惺園師命校天下郡國利病書從會稽茹三樵先生敦和商榷吏治左都御史今兵部尚書河間紀曉嵐先生昀余乞雙節言久矣往反未見先生見越女表微錄甚契屬邵二雲約日來候余因走謁蒙賜五言古詩一首相賞篤至余獨讀先生闈藝鄉會二試實有淵源因修弟子禮七

月原選容城知縣年老改教余與董君書擬備二十八日出京閏七月初六日至熱河初七月引

見奉

旨用藍書八月籤掣湖南永州府甯遠縣知縣九月初三日王大臣驗放十八日吏部給憑呈吏部告假回籍省墓呈戶部借領養廉銀四百兩端揆屬捐加二級備公過抵銷非余意也得浙江鄉試題名錄見子繼坊中式第六十九名舉人嵇文恭師附書撫軍浦公馮編修鷺庭集梧附書長沙太守裴公誾皆爲余說項謝辭之惺園師聞深爲歎賞擇

吉出京是月同選者同年鄧鈞臺爲綱元城高念

齋學濂洵陽余介軒心暢太湖謝曲江文濤臨淄

徐春田志鼎南溪適徐編修鐵崖立綱新授安徽

學政詞館閣部諸同年在浙紹鄉祠公餞作詩四

首留別都門前輩百里頭銜試服官台星回首望長安策名自効清時用責實誰

知大令難會是佐人心欲碎翻因歷事磨尤寒耳

邊詛祇分明在可易民將父母看　乞得鴻文徧

搢紳馬馱吟卷出層闉牽連都及遺孤事擔荷彌

慙不肖身忍負熊丸垂訓日怕羞金筆贈言人捧

盈執玉尋常語愁結名場末了因　算難藉手貢

葵麦臣職差能績論衆耕鑿從渠忘　帝力兩暢

好與說天工敢云政拙勤堪補盼是人和歲屢豐

致達合籌寧靜術官箴澟澟邑名中　蕭江岫曲

抱洲流說到零陵更換舟作吏許尋山水約攜家

同入畫圖游傍閒斷斜風消古料得身閒興自倒

歸橐他年應不儉九疑嵐翠望中收諸公有次韻者有自作古今體者有譔序者贈言其夥仁和余編修秋室先生集作瀟湘山水小幅嘗熟黄上舍穎山泰取余詩中作吏攜家一聯圖寫其意山陰王湘洲元勳為余自描望衡圖小影所贈詩文類述毋節以勉吏職頌毋儀以儆官邪任禮部芝田先生大椿書後詳言居官之節謂自治愈嚴閱境彌苦困阨備嘗而入不知疑忌交深而志莫白節至此窮矣窮而思通終不可通求不失其守則法二毋之節二毋之守爲斯可矣江西魯絜非寄言懽余自衒騁學謂

君子不以己所能者愧人不以人所不能者病人而以老氏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勗余自全二文俱全刻雙節堂贈言續集邵二雲贈序序曰法家以輔禮制律者法也審察於禮與法之相貫通而後能明律而後能養人余讀唐律踈傳議予比于仁慈而參合必以唐六典爲依據猶見禮教之遺焉明律改用重典峻文苛法欲以齊民惡覩所謂禮以養人者乎後之治律者能銓度於世輕世重以劑于平仁者之用心也刻者爲之則傷恩而薄厚昧者則坐覩人之死生疾痛而不自省州縣之長盛服坐

堂皇吏抱文書伍伯環立哆口叱訶問以律則懵然莫能知惘然以爲不足知其援律以定讞者則爲幕賓鉤駁案牘以上下其手者則爲吏胥居其間頤指而氣使者則爲奴僕甚至奴僕吏胥與幕賓連合爲一心狐文破律戕虐名生流弊靡究嗚呼是曷望其知律以養人乎哉吾友汪君煥曾嫻習經訓以家貧謀養治法家言議論依于仁慈佐州縣治引三禮以斷疑獄遠近稱平尤性廉介嚴於取予異乎俗所云幕賓者今以進士謁銓得湖南之寧遠縣夫以煥曾之明律而通於禮本之以

仁持之以廉吾見煥曾之道得行而豫爲甯進之人賀也雖然煥曾佐治有年矣於律文信能通其意而㪚于平矣自恃其能以事上官必傲以待同列必驕其御下必恨傲也驕也恨也吾未見其道之得行也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謐哉欽以言乎敬也謐以言乎靜也能敬以靜則不敢自恃而可免于傲與驕與恨義民之道庶有濟乎余與煥曾交屢以文字相切磋茲行也同學之士多爲歌詩以送之余㮣括爲序以貽其行何以處我煥曾獨無意哉請尤切攀古義朏然彙褒四冊春田題曰

日下蘭言作五言古詩一章敬贈後輩一官義從公此身育

自主念此身有來忍爲官所苦官亟身乃輕身它兩無補我生良獨難十一歲憮父二母鞠我身教之守規矩偶小尺寸踰欲攄涕零爾爲養讀律遊諄切勗自樹謂身三世傳賡顯待撫抃稟稟慈母訓良止嚴布武貞節天所矜一第幸承祜痛今來官符風樹摧肝腑豈惟養不逮慈訓誰覷總萬一遑素心玷親豈在鉅偏乞天下支卷帙符尺許母儀賴以章兼爲官箴備感歸贈別詞不襲寵行語推本揚前徽美意足含咀相摹修厥身惟恐當官迓我開甯遠懸爲昔春陵土曾峨次山詩感數色慘阻行且身親爲得母忘味嗅官未一日休身須百方務昔賢畏友朋此義宜終古丁甯仁者言百

朋實余在京師半載同年故舊外日過從者命編片楮

修杜峯延掄　茹修撰古香棻　魯吏部南蜿藹枝　邵吏部雙橋洪　吳進士殷六曾鍳　徐孝廉春岸文博

李孝廉立山廷輝丁孝廉秋水溶胡孝廉海嶼如
瀛錢孝廉裴山楷戴孝廉東珊殷泗王孝廉棻園
煦蔡貢生蕎林璟鏞湯明府稻邨元芑馮孝廉稱
雲浚胡孝廉蘭川鍾章孝廉逢之宗源朱孝廉春
泉鋕陳上舍研香登源孫進士秋坪樹本邵孝廉
帶亭四柟黃上舍韻山泰戊子副車同年癸卯孝
廉周耕崖廣業相見論文眞得友朋之樂今南曉為御史
雙橋為知府殷大春字海嶼蘭川秋坪春泉研香
俱為知縣稻邨為知州裴山為戶部員外郎東珊
為庶吉士韻山亦中舉人立山為桐鄉知縣蹤跡
最近然不及相見帶亭於福建知縣任內作古詩
林司訓仙居亦已謝世 己丑初至京師詞館諸公
聚散之間能無感歎

從容茶話論藝手談嚴馬傲車風裁高雅自壬辰
四庫館開奔忙日甚規模亦復猗靡閒選弁言
諸城劉文正公嘗至翰林院云木衙門向稱清苦
今因館務熱鬧將來館停諸君恐難爲繼今撤館
已久而旣奢不能復儉惜文正公未及見也公車
慶弔公分向止銀三錢五錢最厚不過二金今則
五錢僅見二金亦爲常事選官類多寒士候選時
率授徒自給可以立身其絢爛者戲樓酒館稱貸
應酬得缺平常往往束手無策至典質文憑竭蹶
萬狀過美缺頃刻閒忘其本來事事官樣招長隨

覓債主六折七折之銀三分四分之利如飢食烏喙不顧其後及出都門所負已多到官之初勢必假手吏胥設法張羅左詘右支自貽後患故余謂欲作賢吏正本澄源必自謝遊始 國家體䘏寒畯例借養廉銀兩果能刻苦又何必身為債累耶在京謹約同人無不見諒故不為長隨不收別敬餞席殷勤至今抱愧惟各座師處畧申杯水寸芹之敬少存禮意及留別敬二十四金為同年公費而已十月初一日惺園師招飲留談竟夕誨勉居官之義甚篤初二日與春田秋坪結伴南還秋坪

同選新津縣亦同告假者出彰義門作新嫁娘一首

新嫁娘𡚱得否昔日女今日婦婦不易爲味調
衆口況當兩姑間殘羹從所受人人塵眼皆生
琟娣姒周旋法誰菜小郎衣履小姑繡管攝不周
或叢咨淩諜未鹽黽勉井臼般勤結綢三致辭願
見賢聲菜阿母
新嫁娘知得否

涿州道中見驛騾者戚然有感邀春田同作驛騾行

琉璃河外塵影高騾馱騾載如
絲欒騾夫驅騾吒叱豪謂吾黍
養夕復朝爾庀有廄飢有槽匪芻爾力胡爾芟力
小不稱頻鞭敲騾也仰天悲愬號鳴呼爾騾不自
料何弗麋鹿同道遙棧豆戀戀未有抱食人之食
勞人勞上公卿下簿領曹掾能給麋誰嬉遨騾乎
騾乎安所遺主
人務粟非濫切

至懷站得觀馬二首

與人惜馬力
不使㸐力跪
廿里一飲水卅里務秣之計程行百里卸鞍必以
時行步常偶驟揚鞭不忍施馬漸解人意緩急無
參差如何爲民牧民隱了不知我觀當轅馬全
車任獨負犇馬多自如轅下空驥首行止逐馬犇

駕先卸每後挈力少不齊覆車誰歸告傾壓到本
腹驟憂患獨身受百里專城官此義當念否
雇車至王家營抵滕縣臨城駬同雲密布改道臺
兒莊甫下舟雪大作是秋南河口決安東沈沒渡
河以南汪洋無涯涘高郵寶應河與湖連舟行甚
險幸晴霽無患淮安得詩一首 南岸淮隄高過屋 隄下人家水中宿
隄東平鋪萬頃波隄西稍稍見原陸中流大舸連
作橋競渡千夫操畚揭水多七少可柰何欲埋洪
流先葺東一歸土饋一握金官符星急無夜夙隄
上老入汴且言　　鼻仁自廣天心酷月記孟秋
日甲辰淸黃並漲交撞觸七方口岸決同時安東
城市埋魚腹泛濫高寶連維揚三百餘里罹修濤
河湖一氣接混茫奔走長官盡蒿目民命上繫
聖主慈治河使者相隨屬五里霪洞十里渠分
之使殺河身復窪田久已成巨洪田署高亦水滿
蒿爲魚爲鱉知幾多存者三旬活九粥昨年苦爲

旱魃災疫鬼春深侮焚獨道殫縱橫無一收往往
大豕出殘擯何圖延喘百日餘微命又遭河伯楚
骨肉彫亡生亦徒驚將淚迸仰天哭嗟余素未習
圖經安知河勢起與伏與河爭地河日高揚子江
頭合四瀆危絕淮安百萬家釜底藏身逼水族我
皇仁聖格天吳其來雖恭去幸速善後誰紓
龖座憂買　百里猊西
自清河至寶應得一律
護三策挑鐙讀　路蓍芒千
頃適瀝滑知屋脊薺露認林梢慶是誰家二十四
畝分從幾處消螢蚭無蓮譲掛網蕩漁舠
日夜舟行丹陽道中夢　徐太宜人病容有戚操
作如平時已而手植一樹於庭作五色花鮮妍耀
日少頃秉燭上藏書樓握五寸許竹籌數十付輝
祖曰幾散失好好收藏隨下梯倚竹牀立忽形容
豐碩若三四十歲人置燭於几倚輝祖右肩曰近

來常有人拜我汝須答之僂指姓名凡十餘人輝
祖曰可以不答兒見見友人父母固無不拜者母
曰雖然我何敢當必須答也輝祖敬諾仰見母
容甚喜因問曰娘今飯食大加耶母曰也只照
常卻無心事耳輝祖曰娘何必有心事願娘長健
兒亦別無心事母曰大難大難乃泣下輝祖亦
泣旋執手大慟會隣舟相觸遂寤淚溢兩眶流漓
被池間悲夫輝祖屢夢考妣然率無語即語亦不
甚了然未有楚楚若是者豈惟母健不可復得
卽夢中承歡又豈易易哉悲夫因急起披衣書以

誌之十一月初三日還家第六女殤展先墓料理

繼坊會試典產豫到官資斧誤座右箴一則勵陶

南園莊書擕以自警箴曰毋肆汝口輕率悔乘毋

任汝質疎野謗與過剛必激好勝必矜汝矜而激

人將汝懲古詩垂戒畏及友朋官爵異勢毋恃汝

能躁急易誤碎瑣誰勝惟勤惟儉以漸以恆上下

協一庶無怨懀好人是訓遺命服膺贈言盈篋雙

節益稱汝不自愛先業曷承素絲染緇白圭玷蝇

敬奉遺體夙夜兢兢